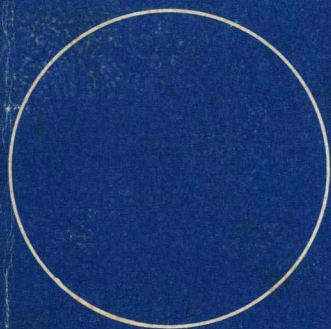


壽聲詩叢之三



山雀的早晨

端木虹著



摸象出版社出版

濤聲詩叢之三

山雀的早晨

端木虹著

摸象出版社出版

後 記

我读过好多好多的诗篇，也写了不少的诗。如今，我却深深体会到，要写好一首诗，是愈来愈困难，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么轻松容易了。

长久以来，“诗”是最具争论性的文学创作形式之一。文学界不断的为着“一首怎样的诗才算是好诗”争辩不休，也下着各种界说，提出许多的警惕，理论著作更是多似汗牛充栋，这些我们在读过之后，好多时候是得不到明确指引，反而被导至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中去，起先还清醒，后来却糊涂和迷惘了。——基於此，我有时竟自怀疑自己的诗是诗，更多时候我在震惊于自己的胆大妄为，不自量力地在诗歌领域里，招摇过市了一段不算短的岁月。

我确确实实是个未具“诗骨”，没有写诗潜质的诗作者。我的作品粗糙而拙劣。长久以来，我所以热爱它，坚持这份情感，主要还是它为我的心弦，拨唱了许多生活之歌。这些生活的歌纵然笨拙没有华采，但总是生命历程里，对这个时代社会抒发了个人不同程度的感受。我向来就不愿为我的诗创造太多的意象，进行太多的粉饰，我是认为在需要写诗，感情需要宣泄时我就写诗了。

“山雀的早晨”既是一部份量质素都欠理想的诗集，我勇于将之付梓，最主要的还是想听取写作界朋友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批评，以便改进自己的诗歌创作技巧。另

一个原因，大抵是自己写了许多年的诗，这些学习过程中的劳绩，弃之不忍。现“涛声诗社”成立，友好们不计拙劣，坚持非将之纳入诗丛不可，这样，它便欣逢“时来风送滕王阁”的佳运而参与盛会面世了。

这本诗集得以面世，我愿向下列诸友好表示我的谢意与敬意：“读者文艺”版编者钟夏田君的爱护有加，给予本诗集中多篇诗作发表的机会，芜野兄的封面设计，孟沙、杰伦兄的安排出版事宜。“涛声诗社”给予此书出版的机会。

端木虹

——识於马六甲田泽畔七七年五月廿四日

目錄 ▲▲▲▲▲▲▲▲▲▲▲▲▲▲▲▲

明天，我就把佳釀奉上 （代詩序）	● 1
細語般的希望	● 3
那河嗚咽	● 6
山雀的早晨	● 9
铲泥机的话	● 13
我們齊聲哭泣	● 16
月·杭思朗	● 22
阿里與霍曼	● 25
旋轉厅上	● 28
理性的歌嘯	● 30
游魚和繆思	● 33
濃霧底下画圈圈	● 35
今夜的月好年青	● 36
晚會	● 37
呻吟語	● 38
望冢崗詩章	● 39
請不要吓唬我	● 40
鴿子和枯樹	● 41
喜悅	● 43

响箭（外一章）	● 45
寂寞望夕阳	● 48
迷离	● 50
夕暮之歌	● 52
挑战	● 53
松鼠的葬礼	● 54
陇上的诗篇	● 57
後記	● 61
封面設計：燕野	

明天，我就把佳釀奉上

(代詩序)

这不是一個盛會
這是一個盛會
到來的繆斯使徒不多
到來的繆斯使徒已屬多多
在此不可為而為的年代
在文藝前途風霜飄冷的年代

呵伙伴，我們似乎都已蒼老
歲月蚕食著我們天真的靈肉
時間是個大騙子，但又是個頑童
它在我俊秀的顏面上雕鏤丑痕
讓我們打歡欣中綻開的花朵有欠美麗。
然而我們從不受無情騙徒的愚弄
繆斯的臣民從來不老
我的動聽的豎琴不是猶在鏗鏘？
還有你們，那些滿是華彩的芦笛

你不老的歌者
堅信吧我衷心的景仰，

你感人的语句是火炬
浓雾里我们不迷途
风霜里我们不冷
青春在华鬓，响雷在枯崖
那样的悲凉，又是那般的豪壮。

这是一个盛会
我们的世界中难道就此寥寥数人？
呵伙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文艺
只要还有青春，就请为它描上几道斑斓
要唱生活的歌，不要闹文艺的玩笑
在时代的感召下我誓言尽力
明天，我就把佳酿奉上

（写於南文会聚餐之后）

細語般的希望

(一)

那是什么声音
像细雨 又像远远的滚雷
总是在耳边
又老像在眼光射去的前面
有时也像刁顽的小不点儿
它拉拉扯扯 扯扯拉拉
不走不行
我那窝藏着欢怵笑意的恼怒
那声音知道

(二)

那是什么声音
像细雨 那样的关情
轻轻的吱吱喳喳
我立刻感受到赤道上有春
春在蓬茂的红紫葳里

春在孤标桃花心木上
那蹦跳快活的春鸟和它的鸟歌哩
那声音
常常一早就把我催起
这时刻我就诗兴如泉
我就要为更美好的前景赋诗
不赋诗我真不快活

(三)

那是什么声音
像细雨总是这关情
它总不觉得厌倦
我心绪常被搅得糊涂
我好不安宁但总是欣喜
那轻声的吱吱喳喳
老在预赞着花边美好的时辰——
我将在那儿的得意
我将在那边的舞蹈翩翩

我因此诗兴如泉涌
我不能不写诗！

(四)

那是什么声音
像耳畔的絮语
春风得意的早晨
它就轻轻敲我的耳鼓
它每次来轻轻敲
我的心头就会微微怦动
我的眼就会闪光
带着窝藏喜悦的质疑
我朝远远的前面遥望
那里那里？
那寒士俱欢颜的人间世界
那里那里？
那迎迓我的奔赴的梦土
那声音
绵绵不间断
在春风飘拂的晨
在醉人的晚风里
它总不叫人安宁
总是细语般的关情
我生活里有了喜悦的不耐烦
我因此诗兴如泉涌
我真不能不写诗
你呀一一
那细语般的希望……。

(七六年一月十二日)

那河呜咽

日安 历史的河
凭藉着拱形的桥
每天我都从你心脏踏过
我是那样轻盈 丝毫不敢着力
比起更重的卡车
我那轻身如燕的着力算不得什么
我就是不愿意
只缘你不胜负荷的悲情
还有那微弱跳脉 我清楚感受。
桥的两岸
车如流水
钻动的人类为忙奔忙
各各为不同的生活方式苟喘
这是一个杂沓的世界
这是一个忙碌的世界
这是一个患上健忘症的世界
同情与慰安在那里
它是生活泥淖里偶然出现的光卵石
这世界，人类各忙私利

没有闲情虚掷感情
你遭受冷落
不为人类注目关切的悲哀
势所必然
我是来自不出息群里的悠闲汉
我们的落寞凑巧相同
每天打你肮脏经过
我无神眼采就与你的心眼不期然交投
我默默致意呵——
日安 历史的河

今天港浅水急
大船在睡懒觉
没有一隻有卖力的机会
投闲置散的苦力们在凉荫下玩棋

有人暂忘米缸里的悲哀
有人根本笑声如哭
没有其他门径
彼此只好互相啃噬
玩几毫子的牌，或作掷银子的游戏。

那河呜咽
他不自禁缅怀既往

五世纪前的荣光
那是一条发光的铁带
在亚细亚之南
那飘扬着光辉旗帜的商船舰隻
恣意弋游。
他也没有忘怀
河岸碎石路上民族英雄沉重的踱步
苦思着如何把圣城解放
那河
何曾有过如此黯淡的时光

那河呜咽
那河悒悒
那乌紫浊流 好没生气
似梦似烟的往事片断 谁人复记
那数百年来的盛事荣兴
难道只能换得我这百般无聊者
一刹那无声的致意？
呵！日安！
历史的河……………。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田泽畔)

山雀的早晨

(一)

云天苍苍
稻穗黄黄
早晨的风
泥鳅的早晨

山风在絮刮
田野在萧瑟
垂头的稻禾
暗怨不来收割的稻农

泥鳅在禾根下窜跃
山雀从莽林击来
这里一片那里一片
像覆云又像黑网
唧唧唧唧 嚙嚙嚙嚙
山鸟恣意的蹂躏
山鸟得意的叫嚣

忽上旋 忽低甯
唼啄黄金颗
闲歇黄金树
这是贫农阴鬱的晨
这是山雀的早晨

稻禾在抖瑟
稻禾在哭泣
洪患里劫后余生
景象历历在目
稻农不是无情汉
那天他们犹在雨天里哆嗦颤抖
他们泡在浊流间
刮腐枝去渣滓
他们满脸忧情却没有抱怨。

稻禾在哭泣
稻禾在山鸟哗笑声中念稻农
他们不是无情汉
他们那里去了？

(二)

稻农老奥士曼

水患里他照顾苦难的稻禾
想起家人瘦黄的脸
他愿意把老命同敌人搏斗

病魔不动声息在钉梢
愁苦的奥士曼如今倒躺破席上
他不说话也不睁眼
瘦瘠老伴在枯守侍汤。

几个儿女都去了学堂
他们的晨餐没有麵包
在上学的路道上
也惦挂熟垂的稻禾
他们的年岁都不大
他们都晓得为父母分忧

奥士曼的老伴眼里长噙泪滴
贫困不幸老是盘据不走
早晨送出儿女一脸青瘦
丈夫呻吟声里又忆阵亡的大儿郎
田里稻禾同贫农一样
从来没有机会好好生长
洪患去了鸟患接来
山鸟啄食贫农血汗的禾谷